



克木人过去住的是草顶竹楼。



今天克木人普遍住上了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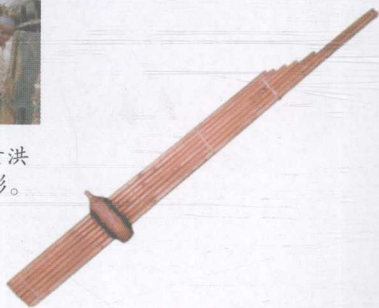
逢年过节，克木人妇女击鼓欢歌，男子踏着歌与鼓的节奏，耍刀舞拳，别有一番情趣。



克木人边饮酒，边吹奏巴乌助兴。



景洪的克木人信仰佛教。这是景洪曼达曼波村的佛爷、和尚在寺前合影。



克木人的笙，形如排箫。



克木人楼下的脚碓。



苗族节日盛装正面。



苗族节日盛装背面。



师宗五龙壮族少女
(白沙大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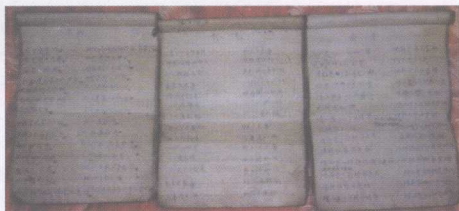
师宗五龙壮族少女
(黑沙小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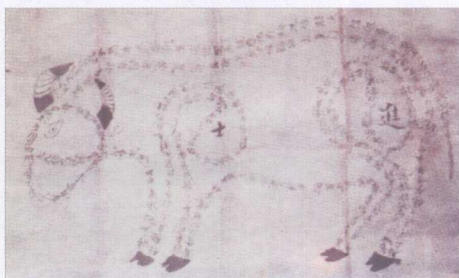
会泽壮族少女(仲家服饰)。



壮族铜鼓。



壮文书籍。



用壮文七言诗52句组成的耕牛图。



宣威马场桥头余氏祠堂的祖宗牌位。



1986年3月，应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棹忠夫邀请，赴日本做学术交流，中日学者合影。前排左起为君岛久子、何耀华、佐佐木高明、李绍明、笔者；后排左一为周达生、左四为长野泰彦。



大阪万博公园。



在东京新大谷饭店进餐。后排右一为日本著名学者君岛久子女士。



1993年6月，应泰国清迈大学RMDC主任乌莱旺教授邀请，赴泰讲学、考察，与社会学院院长及乌莱旺教授合影。



1993年在泰国访问时与全程陪同的萨罗先生合影。



1997年3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傣学专家李拂一先生邀请，赴台北做学术交流，互赠傣学专著。李老宴请下午茶并餐叙。前排左二为李老，时年9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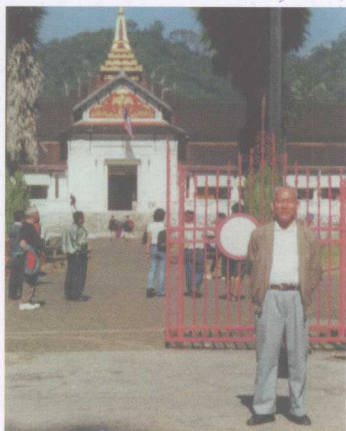
1997年访问台湾时，摄于日据时期的总督府广场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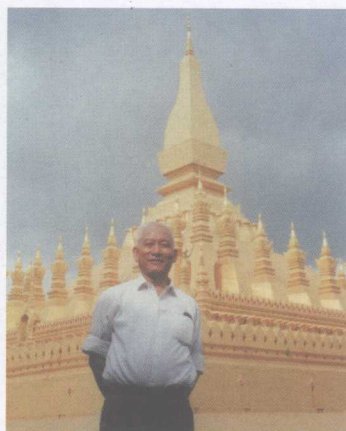
2000年6月，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弗瑞德门教授邀请，赴该校进行学术交流，参观了杰弗逊农场旧址——博物馆，与老伴李群合影于该校创始人杰弗逊铜像前。



弗瑞德门教授带我们参观校址后，与我们合影留念。



2001年11月，应老挝琅勃拉邦省外事办主任坎平·玛尼基先生邀请，赴老挝做“丛林文化比较研究”。摄于古都琅市王宫前。



摄于万象塔銮。

序 一

秦家华

我和高立士同志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思想战线》编辑部负责民族学方面的稿件编发工作，高立士同志给我们送来了一部分关于傣族历史、文化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稿。当时，改革的春风渐浓，学术界也渐呈活跃之势。我读了高立士同志送来的文稿，十分欣喜，随即向编辑部作了汇报。得到编辑部的认可之后，这些论文和调查报告陆续在《思想战线》上发表出来，得到了读者特别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欢迎。从此，我们就来往渐多，成了好朋友。从进一步的交往中，我还得知，我和他竟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只不过他比我年长几岁，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7月被派往西双版纳工作。

高立士同志在西双版纳一待就是30年。他长期在基层工作，当过武工队员，民族工作队员；当过村长、区长，走遍了版纳的村村寨寨。由于他聪颖勤奋，很快学会了傣话。为了学习傣文，他还到佛寺里当过一名编外“和尚”。语言障碍的消除，使他在和傣族群众相处中如鱼得水，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会唱傣族歌，会跳傣族舞，会吹奏傣族乐器，会念傣族佛经。他特别长于用傣族民间谚语典故来形象地说明事理，幽默风趣，深受傣族群众喜爱。年长的傣族称他为“鲁宰”（亲儿），年轻的称他为“艾龙”（哥哥）。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们有些研究民族学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却不懂所研究民族的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

缺憾。在这一点上，高立士同志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令人羡慕，也令人敬重。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条件与基础，他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组织的民族调查中表现出色，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深得调查组负责人、民族学家马曜先生的赏识。80年代初调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后，更是硕果累累。他所搜集整理出版的《傣族谚语》已被泰国译为泰文出版；90年代出版了《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近年来又出版了《高立士傣学研究文选》。这些著作汇集了作者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的“竜林文化”、传统生态文化、稻作文化、水利生态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收入本书的是高立士同志除傣学研究外有关苗族、彝族、壮族、克木人、曼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他注重田野调查，强调切身体验，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一切分析、结论，均从所调查的材料中来。高立士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很规范，从中可以看到他一以贯之的严谨的治学风格。

高立士同志的家乡和我的家乡都在滇南哀牢山区，两地相隔不远，走山路就是一天的行程。回想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走出大山，各自踏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历风风雨雨，尝尽酸甜苦辣，才走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而今，我们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感慨之余，只有互道珍重，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发挥余热的工作，才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盛世春光。

2008年4月

（秦家华，男，汉族，1938年生，云南墨江人。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序二

民俗研究·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

——为《民俗拾遗——高立士民俗研究文选》出版感言

刘辉豪

近年来，高立士教授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民俗论著，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的赞扬。这些论著主要有：《傣族的水崇拜与水文化》；《傣族“竜林”文化研究》；《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傣族纯朴的自然生态观》；《西双版纳山区民族历史上的传统生态保护》；《西双版纳当前水利生态的严峻挑战及对策》，等等。

这些论著得到了社会肯定，并获得了多种奖项。在朋友、同事为他惊喜之时，《民俗拾遗——高立士民俗研究文选》又即将出版，真令人兴奋和佩服，同时也为他的成就不断奉献社会而表示衷心的祝贺！

高立士教授从事民俗调查研究已有六十年，硕果累累，论著数百万字，他踏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在新作又将问世之时，不妨对他的成功之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供我们同行学习和借鉴。

高立士教授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双版纳傣族。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成就，有傣族历史、社会、经济的研究成就。但，我以为他突破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是西双版纳傣族的“竜林”文化研究。

谈起“竜林”文化，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一本书，名《论傣族诗歌》。这本书是三百多年前一位傣族学者写的。书中“谈寨神勐神的由来”一节中有这样一些叙述：“‘档兰蛇曼蛇勐傣’本是我们傣族的祖宗，本是我们傣家的家谱，我们所崇拜的，保护我们傣族村寨、田地、水井的神”。这段话说明寨神勐神是傣家人的保护神。这部著作中不仅看重对田地、水的保护，还看中对森林的保护。因此在叙述中特别指出：“大地是母亲，森林是父亲，只有从父母亲那里可以得到食物。”（见《论傣族诗歌》第9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那么“竜林”文化是什么呢？“竜”就是神灵，是保护村寨的神灵。“竜林”文化，就是傣族的祖先崇拜，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保护他们生活的自然区内山水林木的文化。

一部古典文论说：“大地是母亲，森林是父亲，只有从父母亲那里可以得到食物”。这句话多么实在，多么深刻，多么地道。试想，傣族，尤其是生长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他们生存的环境，一般是背后有延绵起伏的高山，面对的是万顷良田，纵横的溪流或波涛滚滚的江河。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传统文化中告诫我们，把大地看做母亲，把森林当做父亲，还要以宗教般虔诚庄重的信仰去爱护山水林木。这个教诫，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是何等的重要。

古人对山水林木如此看重，在现今工业社会不重要吗？我们清楚地知道，如今的世界，生态环境遇到了许多麻烦和灾难。生态环保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和热点，也是国际上的焦点和热点。高教授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连续发表以如何理解、弘扬傣族“竜林”文化的精华，翔实的资料，中肯的论证，正切中了世界所关注的难点和热点，因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赞扬。赞扬高教授论著是“生态学第一本实例”，给“热带植被保护起到了促进和支持作用”，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带

来了启迪”。

“竜林”文化，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赞扬，也受到了我国政府部门的特别重视。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荫在一篇文章中说“高（立士）教授关于立法保护‘竜林’的提案，已写进《西双版纳自治州环境保护条例》，并于2005年3月26日第8届州人大通过，云南省人大17次常委会批准，自2005年11月起执行”。高教授的《“竜林”文化研究》曾在国内多次获奖，有中国领导管理科学优秀论文的一等奖，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优秀科学成果的特等奖。与“竜林”文化相关连的西双版纳传统灌溉，生态环保等论文也先后二十多次获奖。一个以民俗研究入手的学术课题，在学术界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并为政府法规所吸纳，在民俗研究领域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认为高教授的“竜林”文化研究，是他研究成就中的重大成就，也是他众多成果中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面对高教授的丰硕成果，我们要回顾总结的是什么？他是如何获得了如此众多和重大的成果。

人们都会有共同的结论：是勤奋。勤奋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民俗学领域，从高教授的个人实际，他的成果获得，更重要的是与他走过的正确的科研道路是分不开的。

他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傣族的语言文字。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去到西双版纳参加革命工作，在傣族聚居的西双版纳要工作、要生活，就必须学习傣族语言。在工作生活中，与那里的干部、土司共事，与僧人乡亲为友。他诚实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语言，并与老老少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长者称他为“鲁宰”（即亲儿子），同辈青年男女称他为“艾龙”（即亲哥）。他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学会了傣家人丰富的生动的生活语言。同时，他开始体会到学习一个民族语言的重要。“言难曰语”、“言为心声”。在长久的生活中，对手、目、眉、语皆能心领神会，由此可以更多地与

群众沟通心灵，更多地探知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少年向青年过渡的高立士，有了更强的学习欲望，进一步刻苦学习傣族的古老文字，学习傣族丰厚的文献典籍。语言文字是一座桥梁，是一艘架起风帆通向另一座文化宝殿之舟。高教授对语言文字的逐步学习，给他带来了乐趣和享受，他对傣族文化寄予了无限的深情。20世纪80年代，他的傣族语言文字论著不断问世，说明他突破了语言文字的难关，证明他具有很高的语言文字功力。

第二是学习傣族的历史和历史文献，这是探索民族深层文化的必由之路。高教授踏入西双版纳之初，正是我国对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对民族社会性质进行判断之时。他在众多历史学家那里学习到许多史学知识。后来他又记录了口头传说的历史，并阅读了大量文献记录的历史。他在学习中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召片领四十四世始末、宣慰司署及勐景洪政治情况、傣族封建法规等一大批史学译文、论文。高教授的语言、文字、历史论著可以说是“双玉生辉”。语言文字、历史论著有如望远镜和显微镜，为高教授的民俗研究敞开了一个既可明察秋毫，又可高瞻远瞩的广阔视野。

第三，多学科的交叉使用，纵横的文化比较思索，使民俗研究学科才有重大突破。多学科的交叉使用，纵横文化比较思索是高教授获得重大成果的关键一步。高教授虽然在语言文字、民族历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令人关注的是民俗学的成就。对于他的定位，就是民俗学家，因为他的成就，具有典型性的突出成就是民俗学。

民俗学可分做“理论民俗”、“历史民俗”、“生活民俗”、“意识行为民俗”、“应用民俗”、“语言民俗”和“综合民俗”。上述分类，高教授的民俗论文几乎多有涉及，在语言、历史方面颇为突出。在“应用民俗”学方面，如上所指“竜林”文化的阐述与应用就是他成就中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最高成就。

现在，我们不是简单地赞扬高教授的成就，是要进一步思考总结高教授是在什么情况，在什么思维指导下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

“竜林”文化，可以看做是祭祀的宗教文化，也可以看做是人类狩猎时期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文化。这种远离现实千万年的祭祀文化，研究它还有现时意义吗？这种祭祀是对祖先的崇拜，文献还说这个崇拜是“祖先的灵魂”，是祖先的“智慧”，崇拜还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光和热”（见《论傣族诗歌》第90页）。怎么说是“智慧”，又如何理解“光和热”呢？

按照常规意识，这种远离现实又具浓厚宗教形式的文化，一定有人怀疑它的实用价值。

高教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解放思想，以他对傣族的历史知识，以他对傣族近千年领主社会的历史知识，以他对西双版纳地理、水文、山川的知识，对“竜林”文化作了大胆的探索。

“竜林”文化表现出原始宗教的外形，那么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高教授的研究，本着学者的固执，要求把未知变成已知，要把事物潜在的内部规律发掘出来。高教授相信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如果事物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见《马克思全集》第25卷923页）事实正是如此，“竜林”文化的外形是宗教形式，它的实质、它的功利目的，就不是虚妄的不可捉摸的宗教目的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什么是“竜林”文化？就是傣族的祖先崇拜，具有宗教意识的、保护他们生活的自然区内山水林木的文化。保护山水林木，在傣族群众中流行着许多民谣：“天上没有吐水的龙，地上倒有保水的山”；“山上有树，泥土自固”；“林有多高，水有多深”；“林茂粮丰，林毁粮空”；“狗头大的黄金，不如‘竜林’山脚一丘水田”；“寨子风光好，全靠林来

保”。可见，“竜林”祭祀的功利目的，都是人民群众的需要。“竜林”文化在傣族社会传承千百年，对保持生态平衡，保证水稻灌溉，安定人心、发展经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高教授的“竜林”文化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迪呢？对待一事物，不可仅从形式出发，既要有宏观思索，又要有微观分析。他的成果还告诉我们，民俗也存在古为今用，为民造福的可取价值。

高立士教授是一位具有全面研究能力的民俗专家。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他的敬业精神，他“趋新”进取的敏锐，是我们民俗工作者中一位值得敬重、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

2008年6月

（刘辉豪，男，汉族，1932年9月生，重庆市潼南县人。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原秘书长、常务副主席。著名民间文艺学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目 录

克木人的社会历史初探	(1)
克木人的图腾崇拜与氏族外婚制	(14)
曼人的社会经济与传统文化	(29)
昆明苗族的狩猎	(50)
彝族密且人的原始宗教	(54)
曲靖市余姓族源考	(65)
云南曲靖地区壮族的族称及族源浅析	(81)
云南曲靖地区壮族社会经济探析	(90)
云南曲靖地区壮族的原始宗教	(99)
曲靖地区壮族的生活文化	(110)
曲靖壮族的婚姻习俗	(124)
曲靖壮族的文化艺术	(132)
曲靖地区壮族的丧葬习俗	(136)
曲靖地区余姓族源的一些说法	(144)
克木人的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调查	(152)
彝族支系密且人习俗概述	(181)
富民县苗族概况	(197)
后 记	(266)